

## 老屋

老屋坐落在赣西北边陲，与湖北省通山县交界的布甲高山上，土坯墙，黑灰瓦，木质门，木格子窗，半透明的油布纸蒙着窗户，阴雨天气时屋内的光线很暗，油布纸上偶见几个破洞，一到冬天，寒风便从破洞里钻进来，彻骨的冷意一阵阵袭来。

老屋的门前屋后堆满了稻草柴木，屋外的风景秀丽，山峦叠翠。繁茂的树林，一条幽静的小路蜿蜒而上，湛蓝的天空上朵朵白云缓缓流动着，山间清澈的泉水哗啦哗啦地流。山里的人们每天饮用的是清甜的泉水，村民们经常会提着水桶，拿起扁担，挑着一担一担的水，倒进屋内的水缸中。

老屋中间部分是正堂，到处摆置着许多生活及农业用具，如桌椅，碾米机，铁铲，锄头，镰刀、草鞋、布鞋等，墙上挂着箴制草帽，带着补丁的破旧衣服，还有斗笠，蓑衣。正堂中间位置是一张高高的木制桌，上面摆满了祖宗的牌位，瓷像，写着姓氏名号及生辰。每逢大年初一早晨，爷爷早早唤起老老少少一大家人，手中燃着几根香，再按序排列，一起作三个揖，接着便是爷爷一连串的话语，低低的音调，像念经一样。那时的我听不太懂，估计是祈福新年平安、农耕丰收的意思。祭拜完便将手中的香火插在瓷像和牌位前的小香炉里。

老屋左右分别有四、五间房，被称之为厨房的那间屋，一侧是小灶大灶，分别搁置着小锅大锅，碗筷等。另一侧是火炉，时刻有旺盛的火烧着，被熏得漆黑的房顶上吊着一根长长的铁钩，可以自由升降，铁钩上挂着一个炭黑壳的圆锅，烧着水或煮着饭。屋内到处挂着熏腊肉，梁上吊一个篮子，里面装着晒干的油豆腐，红辣椒，玉米等等。火炉的一角堆满了柴木，每逢过年，火炉边围坐着一圈人，暖融融的。爷爷、父亲和叔叔们好像永远有说不完的话或谈不完的事情，每个人的脸被火光照得通红。奶奶和母亲则在灶台前忙个不停，煮饭，择菜，炒菜，切腊肉，用红薯粉包家乡特有的牛皮哨子，为年夜饭忙碌着，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容。

老屋的门前是一个屋场，天晴的时候，奶奶会忙着翻晒衣物，被褥，稻谷等，而我们姐弟仨到处疯跑，一会跑到鸡窝里看看有没有新下的鸡蛋，一会在屋场地上用石头画几个格子“跳房子”，或者玩几场丢沙包游戏。

站在屋场的边缘朝下望，是一大片已收割的田地，高度有两三米，弟弟会调皮地往田里搬放很多柔软的稻草，再从屋场上往下跳，我胆小，吓得心惊胆战。奶奶看到了惊慌失措，赶忙阻止：“别跳了，不要命啦！”弟弟吓得脸色煞白，不敢再跳。

奶奶养了很多鸡，其中有一只公鸡，高大威猛，每次见到那只大公鸡我都会慌乱地跑开，或躲在门后，它却对我不依不饶，追赶着我，终有一次它向我扑过来，用它那坚硬的鹰勾似的嘴把我的脸颊啄出了血，至今还留下了一道小疤印。

老屋其中几间房内设有地窖，我们仨经常偷跑到地窖里拿爷爷奶奶储藏的红薯，用火钳在旺盛的炉火边挖一个坑，将红薯埋进去，烤熟的红薯又香又甜，我们边吃边放肆地大笑，奶奶看见也不吭声，微微一笑便走过去了。

老屋虽年代久远，简陋不堪，但那是祖宗遗传下来的唯一用来遮风挡雨的地方，一代又一代，传承着，在岁月风霜的洗礼下，斑驳破旧了。屋顶上的些许瓦破了，下雨的时候，雨水便从那些窟窿、漏缝里钻进来，滴答，滴答，滴答，泛黄的泥土地面便一点一点的潮湿，蔓延开来，范围越来越大，像在受潮的宣纸上落笔时的晕染。这时候，奶奶和母亲都会放下手中纳的鞋底、缝补的衣物，找来几个洋瓷盘，搁置在漏雨的地面上，雨水敲打洋瓷盆的声音清亮尖锐，窗外风雨声与屋内洋瓷盆的声音，有节奏地交替着，像一曲时缓时急的交响乐。

爷爷喜欢静坐在屋内火炉边的竹椅上，架一副老花镜，手上叼着一根填满黄烟丝的长烟杆，反反复复发出“咕、咕、咕”的声响，吸几口，再拿起一本陈旧泛黄的线装古书，如《三国演义》《增广贤文》《水浒传》《周易》《本草纲目》等，轻轻翻阅着，仿佛置身世外的老人，安详宁静，沉浸在另一个属于他的精神国度里。爷爷读过很多医书，过目不忘，常在山里采回各种草药，家中有谁生病，煎服几剂草药便可治愈了。爷爷的那间卧房常年暗黑，唯有的一扇窗户，因外面有一堵山墙，即使阳光明媚的天气也只能透进一些微光，他每次进去找东西，都得点上一盏煤油灯，慢慢摸索着才能找到。

乡村的夜，寂静美丽，没有城市的喧嚣，

□ 谢琼芳

只有夜鸟在寂黑的山谷里歌唱，还有田间的蛙鸣声，偶尔也能听到深山里猫头鹰的叫声，再附和着哪家的犬吠声。冬季寒风嗖嗖的夜里，一家老老少少围炉取暖，说说笑笑的，火炉里散发的亮光，把每个人的脸庞映得红通通；夏季月明星稀的夜，每人搬一把竹椅坐在屋场外乘凉，燃烧废弃的干稻草驱赶蚊虫，我们拿着蒲扇到处扑打着闪亮的萤火虫……那温馨的画面虽历经弥久却仍记忆犹新，时常温暖着我的心房。

那时生活清贫，鞋子、衣物要通过手工制作，奶奶为了一家人的衣服鞋帽，夜里常坐在那盏昏黄暗淡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坐得久了，视力严重下降，以致一只眼睛失明了，爷爷也因常年劳作撑起了拐杖。每次父亲说起这些事时，我能看见他眼里深深的哀伤，父亲对爷爷奶奶的孝顺是村里有名的，每年爷爷奶奶的生日或是大小节日，都会回去陪他们度过，在他们生病的时间里，父亲一直守在老屋，守在他们身边。

听父亲说，爷爷在生命最后弥留之际说了一句：“早知死时如此难受，万贯家财都不要！”那时的生活条件，谈什么万贯家财，有温饱便是最大的幸福。而他的这句话算不算是在红尘中梦醉一生猛然醒悟的警世语呢！冯梦龙曾在《警世通言》里说道：“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凡你所拥有的，你未拥有的，你所失去的，其实都不属于你，你只是这万丈红尘的匆匆过客，带不走一片云彩。每个人生命最后的终结，都是一方土丘，被长满青苔的岁月，覆盖了简单的一生。当你参悟了这些，便不会对万事万物过于执着，懂得放下执念、活好当下，懂得珍惜时光、感恩生命，懂得播撒温暖、悲悯众生。

爷爷奶奶过世后，老屋再也不复当年的那份热闹和温暖。在岁月风霜的侵蚀下老屋更破旧了，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浸满了忧伤与疲惫，爬满皱纹的脸上似有泪水在流淌。前些年父亲担心老屋会垮倒，将屋顶的破瓦进行了一次修理，盖上了琉璃瓦，老屋尚可支撑一些年。

我希望老屋永远在，就像那些珍贵的记忆，不被岁月无情地带走。

老屋若不在，去哪儿寻找曾经的温暖，去哪儿寻找走过的足迹？

□ 刘洋

己视线，尽管蒙蒙的雾气遮住了他们凝视的目光，我也想也挡不住他们那望向城市烟火的视线，突然感觉这边的夜晚好沉重，无论白天多么的顽强，到了夜晚都是那么的脆弱不堪一击，而且这里的人们好像将一切的生活的酸甜苦辣都交给了夜晚，在路过工棚的时候，听到了站着走廊上眺望远处的工人们用他们最熟悉的方言在给远方的家投递着自己对家的温暖与思念，不远处还露出一丝丝渺小微光的工程部，也传来了技术人员的探讨声，远处也陆陆续续的传来了几声蝈蝈叫，沉重的乡下夜晚也没有那么想象的寂静。

在这里度过的每个日日夜夜，不同的人都有着不同的感受，也许复杂多样才能更清楚地看清生活的本质。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我一定会感谢这段日子，它不同于城市的灯红酒绿，没有虚伪的外表，就是那么直接血淋淋地冲击我的内心，我改变了认知，我发现了另一个我，也认识了陌生又熟悉的人。万事万物都会被取代，人生的每条路都很遥远。世上的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都会失去依靠。我走过喧闹无比的人群却感到孤独，我看见我的身影高高的漂在这围墙上空。

滴答滴答，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远处的工棚传来了一句许巍《旅行》中的歌词，“谁画下着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夜深了……



## 廊桥一梦

□ 韩杏花

那是秋日后的第三天，正是芦花开始泛白的季节。有幸陪同高老师一行，在溪流文学社社长徐春林的带领下，来到江南第一作家村——修水回坑。

回坑坐落在大山脚下，四面环绕着挺拔俊秀的高山，一条溪流蜿蜒曲折，一路伴随我们到大山深处。我以为那会是个一眼看去就很别样的地方，实则就是个普通的江南村落，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座回坑作家楼，简单明了的几个字写在水泥做的门框上。这是一栋两层的普通小洋楼，与回坑服务中心一墙之隔，同属一处别院。踏进院门最吸引人的是墙上全国各地的作家来这里采风的留影及简介。不禁让人唏嘘，是谁发掘了这块风水宝地？又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直到我踏上廊桥的那一刻，所有的疑惑似乎都找到了答案。这不仅是一座桥，更是一座历史的长廊，经过百年的洗礼，依旧完好无损，自然纯粹，古色古香。想到廊桥，最先想到的是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的《廊桥遗梦》，那座叫麦迪逊的廊桥，连接着两个家庭的命运。而这座桥百年来都是回坑村民们对故乡最深刻的念想。

廊桥本名善述桥，桥长28.7米，距今已有106年的历史，一只脚踏上木板，一种踏实而安心的感觉，让你迫不及待地想投入他的怀抱。与桥顶相连的是相应的36根柱子，廊桥两侧有栏杆，并细心地置了长长的木凳，供来往行人休息，或坐或卧。

架着腿，坐在长长的板凳上，感受着从山峡里吹过来的略带着秋的气息，并夹杂着稻花香甜的凉风，想象着善述桥上发生的那些陈年往事。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妈妈挎着菜篮子笑容满面地从廊桥上经过；深秋的傍晚，孩子们摘来香甜的果子，在桥上你争我抢，追逐打闹；春日里小伙子从田间采来一束鲜花，送给桥上满面娇羞的姑娘；冬日里，孩子们打着雪仗，母亲独自倚在桥头，朝着小溪蜿蜒的方向眺望……桥下的水静静地流着，潺潺绕绕，悄无声息。“咕咚”一声，一个小朋友捡起一颗石子丢进溪水里，我幡然醒悟，原来只是做了个暮色苍茫的假想梦。

作家楼二楼有个小阳台，那里坐北朝南，是观赏田园山色和谈天乘凉的绝佳圣地。

一眼望去，碧绿的高山和稻田依次呈现在眼前，那绿色由浅及深，更远处朦朦胧胧地，已经分不清是绿还是黑了。蜻蜓展开透明的翅膀，在夕阳的照射下竟闪闪发亮。都说灯光在白天便失去了颜色，萤火虫才是夜晚的明星，那么这里的蜻蜓在夕阳下就是像萤火虫那般的存在，它的亮光不仅没有消融在太阳的光辉之下，反而在一片碧绿的禾田上张灯结彩，熠熠生辉，几只蜻蜓便以此为背景，翩翩起舞。风姑娘姗姗来迟，一不小心吓得蜻蜓几个趔趄，引得大片禾苗摇头笑矣！

溪水来自于深山，养育着青山，山水错落间，几株芦花点缀其中。炊烟起，芦花飞，老人点燃了路边的稻草和落叶，炊烟顺着溪流一路飘向远方，袅袅炊烟飘过山头，老人驻足观望。树荫筛下几缕斜阳，照在她沉思的脸上，她默默数地细数着太阳落下的日子，看着模糊的半个月亮挂在天空的另一边：再过几天月亮就圆了……

## 眺望

之一，就像工地上正在修的桥梁一样，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个正值有活力的年纪，我想我和外面的同龄人一样，对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平凡的肉体里装填着一颗跳动的心。带着这颗心，我过上了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正如书中那句话所说，“生活的意义，是在于它的过程，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也一天天的老去，奢望也一天天的消失，最后就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找不回当初的那份生猛，我有时会想，一棵树苗从深井里爬出来，要么长成参天大树，要么就成了井底一颗死亡的种子，这口井就像围城一样，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记得今年来的时候，随着车速的加进，窗外的城市渐渐远去，我深刻认知到时间过得好快。如今在这片村庄待了一段时间，我的思念也渐渐升起，上次远离城市是在高中刚毕业回家乡看望的时候，老家是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农村，村里有一口井，听父亲说那是在他小时候村里人合伙挖出来的，井底有一个固定的泉眼。岁月幽幽，一如这井中的泉水，滋养着日月升落，滋养着黄土高原上的那个村庄。在千里之外，我独自在这个时分眺望着故乡，眺望着童年和那一口滋养记忆的老井。

雨刚停，雾气缭绕，工棚里的人们总是在忙完一天以后匆匆吃点晚饭，站在走廊上眺望，没有明确的方向，却久久无法移开自

工地里的人从来不相信刘谦的那句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今天亦和往常一样，依旧是那张小床载着疲倦的身体，新的一天都是从睡梦中开始的，我在想，假如人这一辈子能活100岁的话，我才走了快四分